



奇侠传奇 5



广东经济出版社

戊戟著

奇侠传5



第三十二回 这个黑脸杀手在翠翠的身法、剑法之下，他脱身不得。他惊怒地说：“疯女！你怎不杀了我？”

第三十二回 点苍山上

上一回说到余大夫证实豹少侠确是万里云的亲生儿子。万里云心情异常复杂地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豹儿，他激动、喜悦，心想：“这真是上天厚待我万里云，侠肝义胆，品质、武功兼优的豹少侠，居然是自己的亲生儿子，万里一门有幸，点苍一派有幸。”他几乎控制不了自己的情感，双手颤动地扶起豹儿：“孩子！可苦了你了！”

豹儿说：“爹！我不苦，是豹儿不孝，未能及早认爹和妈妈，令爹和妈妈挂心。”

“孩子！这怎能怪你？”万里云又叹息说，“孩子，我们以为你早已不在人世了！想不到上天垂怜，令我父子重逢。孩子，你快拜见胡师伯和各位师兄弟！”

“是！”豹儿又一一拜见胡刚和管飞、欧阳鹏等人。这时，万里苞一阵风似地冲了进来，旁无所忌，高兴地大喊大叫：“妈，你真的回来了！我还以为他们在逗我哩！”他一下看见了一旁站着的豹儿，惊喜地“咦”了一声：“是你？妈真的将你找回来了？”

白衣仙子慈爱地说：“苞儿，他是你的亲兄弟，你们是一胎双生，我也不知道你们谁先谁后的，但以腋下的红痣为记，以左为大，他是哥哥，你是弟弟，什么你你声的，你应该叫他一声哥才对。”

万里苞一下高兴得将豹儿抱起来：“哥哥，今后我们可

以永远在一起了，不再分开了！”

豹儿不敢像苞儿这么肆无忌惮，而是有所拘谨。尽管他心里高兴，却不敢流露出来，轻轻地说：“兄弟，别这样，大厅上还有其他人呢，别叫人笑话。”

万里苞一听，不由得松了手，往四周一看，果然众人都在望着自己，更看见父亲的面色严峻、下沉，并摇摇头说：“苞儿，你已经不小了，怎么还这么不懂礼貌？进来见了长辈，也不叫一声，成何体统？看看你哥，他比你懂规矩多了！”

万里苞不由得垂下手来：“是！爹！”

白衣仙子有点心痛地说：“云郎！他们到底还是个孩子，亲兄弟一旦相逢，怎能压住心中的喜悦？别过于苛求他们了！苞儿，你见过众人后，便带你哥哥进内吧！”

苞儿大喜，他一一拜见薛女侠、余大夫、胡刚师伯等人之后，便拉着豹儿的手说：“哥！我们到里面说话去。”

豹儿望着万里云，万里云说：“豹儿，你们两兄弟到里面说话也好！去吧！”

“是！爹！”

豹儿便跟了苞儿进去。他俩兄弟一走，万里云又问白衣仙子认亲的详细情形。白衣仙子一五一十将当时的痛后情形一一说了出来。

众人听说认亲的过程中不但有名动武林的老前辈没影子莫长老在场，还有云南高僧一粟大师在场亲自验证，更是深信无疑豹儿的确是万里云、白衣仙子的亲生儿子。

白衣仙子又说：“云郎，我们在回山的途中，还遇上了一位可怕的敌人。”

万里云问：“可怕的敌人？谁？”

“黑箭的弟子，那位黑衣青年剑手。”

万里云心头一震：“是他！？他对你们怎样？”

薛红梅女侠说：“他呀！要余大夫和白姐姐跟他走哩！”

“那你们怎么闯过来了？”

余大夫说：“万里掌门，这全靠令郎了。是他击败了青年剑手，我们才安全无事。”

万里云惊疑问：“小儿能击败他么？”

白衣仙子说：“云郎！豹儿的武功，与三年前大不相同了，就是翠丫头的武功，也不可同日而语。”

余大夫接着说：“是啊！在下也见过了不少使剑的高手，但从来没有见过像豹少侠这样使剑的高手。一把剑到了他的手中，真是奇快无比，变化莫测，已达到意到剑到，随心而发，可以说是已进入了超凡入神的最上乘的佳境。当今武林，恐怕除了慕容家的西门剑法外，无人能敌。”

厅上众人听了都惊讶不已，既相信也怀疑，尤其是胡刚、万里云，怎么也难以相信，一个少年，在短短的三年中，剑法能达到如此惊人的地步？可能吗？哪怕日夜勤学苦练，也不大可能。自己勤学苦练了几十年，已跻身于武林的一流上乘高手之列了，仍不堪青年黑衣剑手的一击，豹儿能与他交锋上十招，已算了不起了，还能击败青年黑衣剑手？这极可能是薛女侠等人从旁暗中相助，豹儿才击败了这青年黑衣剑手的。白衣仙子和余大夫之所以这样称赞，一个恐怕是爱子心切；一个可能是看在万里云掌门的面子，感激豹儿相救之情，故而言辞过分夸大，没有说出薛女侠在暗中相助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

万里云不出声，胡刚却说了一句：“豹儿剑法会这样好？我真要看看了！”语气中含有不大相信，怀疑成分居多。

的确，这位黑箭的弟子青年黑衣剑手，自从在江湖上出现以来，以莫测的剑法，不知击败了多少武林有名气的高手。那些高手有的接不了他三招，便成了他剑下的游魂野鬼，连峨嵋派和武当派的掌门，虽是数一数二的使剑高手，也先后败在这青年黑衣剑手之下。不错，豹儿曾经两次将这青年黑衣剑手惊走。一次是在点苍山下，那是因为青年黑衣剑手太过大意，不了解豹儿的内力和不怕摔打的特异功能而败走了；一次是在重庆的白龙会堂口中，但豹儿却有游侠商良的相助，两人联手战这青年黑衣剑手，虽然青年黑衣剑手受伤而逃，但豹儿却几乎是魂归地府。难道这一次豹儿能一人击败青年黑衣剑手？万里云认定；这多数是薛女侠在暗中出手，豹儿才伤了这可怕的劲敌。不过，薛女侠不愿说罢了。

管飞却在惊讶之后，心有所思地问：“那豹少掌门是不是以盘龙剑法胜这小魔头的呢？”

余大夫说：“豹少侠使的不是盘龙剑法！”余大夫本想再说盘龙十八剑恐怕胜不了张剑这黑衣剑手，但感到这样一来就得罪点苍派的人了，便将后面的话咽了回去。

管飞这样问，自然有他的用意。因为管飞自从以盘龙十八剑法胜了万里苞后，便视下一任的点苍派掌门人之位，非自己莫属了！其实，万里苞的盘龙十八剑法，只比管飞略逊一些而已，若真正生死交锋，万里苞把千幻剑法抖出来，就可以在五十招后，令管飞断手截脚，终身残废。但点苍派的规矩，在比武当中，不能以其他门派的武功参加，只能用本

门派的剑法和武功。

豹儿曾经以盘龙十八剑法，不但击败了管飞，也在掌门师父的剑下走满了十招，不啻是自己争夺掌门一职的劲敌。所以管飞在三年前，便暗暗散播流言蜚语，将豹儿逼走。可是现在，豹儿又回来了！不但回来，还认了父母，成了真真正正点苍派的又一少掌门。初时，他还自信，自己三年来得到胡刚师伯悉心传授和指点，加上自己勤学苦练，盘龙十八剑法的剑术有了飞跃的进展，不但能接下掌门人的十招，并暗暗与掌门在剑法上并驾齐驱。他认为，豹儿在盘龙剑法上未必是自己的对手，所以也不怎么在乎。

当他听到豹儿能击败黑箭的传人青年黑衣剑手时，震惊了！要是这样，自己怎么也不是豹儿的手，要夺取掌门人一职，简直是毫无希望，所以当他问豹儿是不是以盘龙十八剑法击败青年黑衣剑手，余大夫回答说不是时，他又感到有些希望了。

白衣仙子问：“飞儿！你怎么这样问呢？用其他剑法击败了那小魔头不好？”

管飞连忙说：“不，不！飞儿不是这个意思。师母，飞儿是说，要是用盘龙十八剑法击败那小魔头就更好。那样我们点苍派的盘龙十八剑就可以名动武林了！”管飞后面的一句话，完全是敷衍之辞。

白衣仙子已知其意，微笑而说：“与敌交锋，生死在刹那间。豹儿当时根本没想到要名动武林，而只想到怎么战胜那小魔头保护我们！”

“师母教训的是。”

白衣仙子又说：“我不是说点苍派的盘龙十八剑不好，

但以目前这样的剑法，要想去接黑箭剑法之招，那恐怕会是一败涂地，自寻死路。点苍派的剑法，也应该去吸取各门各派剑法之长处了，不应该固步自封，墨守成规。”

胡刚皱眉问：“你是说我们点苍派应丢掉本门派的剑法，去学其他门派的剑法？”

“胡师兄，别误会，不是丢弃，而是吸取，以丰富盘龙十八剑。西门剑法，根基是武当派的太极剑法，由于西门子前辈善于吸取各门各派之长，从而创造了西门剑法。就是现在的武当派剑法，也已不是过去的太极剑法，而是经过几代人的创新，吸取他人之长，补自己之短，才有了目前的太极两仪剑法。我要是没有说错，点苍派的创派人，初时创的也不是什么盘龙十八剑法，而是飞龙十招。飞龙十招曾经威震武林一时，无人能敌。可是武林中各门各派，励精图治，刻苦钻研，创造了不少的剑法来，终使飞龙十招相形见绌。以后点苍派几辈人沥心呕血，将飞龙十招改为盘龙十一式，后又经过前辈掌门司马大侠吸取各有之长，使盘龙十一式变为盘龙十三招。到了万里雪掌门，又创新了五招，才变为如今的盘龙十八剑法。武功，应该是日新月异的，不应该固步自封，墨守成规，后人应该胜过前人。我记得西门子前辈有一句名言：‘要是学武之人，武功不能胜过前人，那不如不学。’西门子前辈这有感而发之言，值得我们去深思。其实，任何一门武功，都是从前人实践经验、教训悟出来的。前人并不希望我们墨守成规，固步自封，而是希望我们有所发展和创新。要是我们不去观察、了解别派的武功，别说是吸取他人之长，就是想去破解别人的招式也不可能。”

薛女侠听了后说：“白姐姐，你这段话说得太好了！这

的确是我们练武之人之道。”

万里云点点头：“夫人，话虽然是如此说，但要创立一个新招，一套剑法，谈何容易！”

白衣仙子说：“的确，要创立一个实用的招式、一门剑法不容易，往往需看一个人的天聪、智慧、悟性和勇敢。但我们要是连想连学的勇气也没有，要是怎能有所突破呢？一味墨守成规，祖先的招式不敢去更改，那真会一代人不如一代人了！”

胡刚、管飞等人都默不做声。万里云说：“夫人！这事我们不必去争了！余大夫、薛女侠路途辛苦，我们先安顿他们休息一下才是。”

余大夫说：“万里掌门，我们不辛苦。白女侠的一席话，在下听了也得益不浅，不但学武之人是这样，就是学医之人，也应该是这样。要不，真的一代人不如一代人了。”

白衣仙子说：“余大夫，其实你的医学，已比前一代人有所发展了！”

“白女侠过奖了！在下受之有愧。万里掌门和白女侠，要是没别的事，在下就此告辞。”

万里云愕然：“余大夫怎么就要走了？不在敝处多住几日？”

白衣仙子说：“余大夫，无论如何，你一定要多住几天才能走。”

余大夫本来在上关时，就要告辞而去，但白衣仙子再三挽留，说：“余大夫，老身认子一事，还望大夫向拙夫和点苍派众人说清楚些才好。不然，拙夫终有顾忌，其他人也会生疑。”这样，余大夫才随白衣仙子等人上点苍山。现在，

余大夫见认子一事已了，自然就要告辞而去。

余大夫说：“多谢白女侠厚意，但在下有些病人，是需在下去医治的。”

薛女侠微笑一下：“我看余大夫恐怕现在还不能离开点苍山。”

“力气！在下怎么不能离开点苍山呢？”

“我看，那位青年黑衣剑手张剑，主要是为先生而来。他要是请不到先生，怎么向他师父交代？”

“薛女侠是说，他还在这附近一带？没有离开大理？”

“先生试想一下，若你师父重伤或者病危，急需请大夫去医治，会离开吗？先生一个人冒然下山，不危险？”

余大夫顿时不出声了。的确也是，自己要是张剑，师父病危，奉师命而来请大夫，请不到又怎会离开？

白衣仙子说：“是啊！余大夫不如就在点苍山住一个时期，等我们确实探听到那小魔头已离开了云南，再下山也不迟。大夫要是担心病人，我们派人去接他上山就医好吗？”

薛女侠又说：“要是大夫真的要下山，最好还是等那老叫化和我那酒鬼回来，有他们两人护送大夫下山，就不怕了。”

万里云说：“余大夫，你还是屈居敝处多住一些日子的好。”

余大夫想了一下，说：“那在下只好在这里打扰万里掌门了！”

“大夫别客气。大夫能在敝处住下，也是敝派的荣幸。”

这样，余大夫就在点苍山住下来了。

再说豹儿跟随自己的弟弟离开大厅，来到后院，豹儿好像一下轻松得多了，似乎大厅上那种严肃的气氛，是他精神上的压力，使他十分不舒服，哪有像和翠翠两人在豹迷宫时那种无拘无束，自由自在？封建世家那种什么四世同堂、五世同堂，恐怕对豹儿十分不适合。至于封建家庭那种什么早请安、晚请安，吃饭时那种食不言、寝不语的繁文缛节，恐怕他一天也受不了！豹儿是山野中长大的孩子，喜欢自由自在，不受世俗的约束。他并不是对父母不孝，对长辈不尊敬。孝和尊敬，应真正地从内心出发，不受繁琐的礼仪约束，不应讲求虚伪的形式，故意做给别人看。

万里苞一离开大厅，更像从笼子里飞出来的鸟儿一样，高兴快乐极了。他拉着豹儿的手问：“哥！三年来，你和翠翠去哪里了？妈四处寻找你们哩！对了，翠翠呢？怎么不见？她没有和你在一起么？”

对一连串的问候，豹儿不知怎么回答才好，只好说：“兄弟，翠翠有些事去办，等会她就会回来！”

说着，他们来到了翠竹阁。翠竹阁，是豹儿住过的地方，也是豹儿第一次学剑之处。翠竹阁四周的山崖、山径、竹林、小亭，都在豹儿心上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三年前，他悄然离开了翠竹阁，以为自己今后再也不会回来了！就是回来，也只作为武林人士来拜访而已，不会再住在翠竹阁。想不到事隔三年，自己又回来了，而且是以真正的少掌门人的身份回来。

铁嫂早已率着一众丫环在路口相迎。她们一见苞儿和豹儿，便齐齐下拜。苞儿问：“铁嫂！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快起来。”

铁嫂欢笑道：“我们在迎接少爷和豹少侠呀！”

苞儿说：“铁嫂！豹少侠现在是我的亲哥哥了！你们……”

铁嫂笑道：“少爷！老奴知道啦！豹少侠还是我们的大少爷哩！夫人和老爷的亲生儿子，是少爷的孪生哥哥。”

苞儿说：“你既然知道了还叫豹少侠？”

“老奴叫惯了，一时改不过来嘛！”

的确，三年前豹儿悄然离开点苍山后，点苍派上上下下的人，因感激豹儿相救之大恩，每每提起豹儿，都称他为豹少侠。

苞儿说：“今后，你们得称我哥哥是大少爷，我是二少爷啦！”

铁嫂欢笑道：“行呀！”

豹儿忙说：“不不，铁嫂，你叫我豹儿好了！别叫少爷少爷的。”

“大少爷！这怎么行呀？奴才怎能这样称呼大少爷呢？那不乱了规矩吗？”

铁嫂等人簇拥他们兄弟两人住进翠竹阁，更准备汤水、衣服让豹儿洗澡、换衣。苞儿说：“好了！好了！你们去准备吧！我想和我哥哥说话哩，你们别来打扰。”

“二少爷，你和大少爷相处的日子长哩！还怕没时间说话吗？”

“不！我现在就有好多话要和哥哥说的。”

“好吧！那你们说吧，老奴不打扰你们了！”铁嫂带众丫环离去。

可是，他们话没谈上两句，两个丫环已抬了一大桶热水

进来，请豹儿沐浴更衣，打断了他们兄弟俩的话头。豹儿淋浴更衣完毕，白衣仙子、薛女侠又带了翠兰和豹英进来，跟着又是上菜、吃饭，弄得苞儿没有机会很好地和哥哥单独谈过话。

吃过晚饭，休息一会，苞儿拉着豹儿：“哥！我们到竹林里玩去。”

白衣仙子说：“苞儿，你哥哥累了一天，没有好好休息过，你就让你哥哥好好休息一下吧！”

豹儿说：“妈！我不累的。我也有好多话想和兄弟说。”

苞儿说：“是嘛！我也有话和哥哥说。”

“你们在这里不能说？要去竹林里？”

“妈！竹林里谈话才更有趣哩！”

白衣仙子见他们兄弟这么亲密，心里也很高兴，说：“好吧！不过，你哥哥老实，你可别欺负你哥哥了！”

“妈！我怎么会欺负哥哥呀！”

“得早点回来休息，可别太夜深了！”

“行啦！妈！我们知道啦。”苞儿拉着豹儿走了。这一夜，他们自然是无话不说，直到白衣仙子派人来催他们回阁休息，他们才回来。这时，已是月升中天。

第二天上午，翠翠和青青仍不见回来。白衣仙子和豹儿不由得担心起来。白衣仙子自语：“这两个丫头，不会出事吧？”

豹儿说：“要不，我去报恩古寺看看？”

苞儿说：“我也去。”

薛女侠摇摇头：“你们不用去，她们不会出事的，可能是老叫化和我那酒鬼将她们拖住了！一时赶不回来。”

白衣仙子问：“妹妹，你放心她们？”

“姐姐，这两个丫头，一直由你带大，你还不了解她们的性格？青丫头为人稳重、谨慎，绝不会冒险从事。翠丫头机灵、多计，就算她们碰上了黑箭，凭两个丫头的武功，也会有一个走脱回来报信，不会两个不回来。”

白衣仙子见提到黑箭，更不放心了：“妹妹，我担心她们姐妹情深，一个给黑箭捉了去，另一个会追踪不放，设法暗中相救。”

“姐姐，我这是比喻。黑箭病危，怎么会来云南？若真的在云南，他昨天就会出现了！他目的是要余大夫，要两个丫头干什么？”

白衣仙子一想也是，上次黑箭在点苍山出现，目的也是为余大夫而来，从而带来点苍山的劫难。要是黑箭就在附近，昨日的一场交锋，他还能不出现？就是不出现，事后也会跟踪余大夫和自己，跟踪两个丫头干什么？

豹儿突然说：“妈！薛姨！好像山下有人上这里来了！”

薛女侠惊问：“你听出来了？”

“唔！我听出来了！”

薛女侠的内力不算不深厚，她凝神倾听一会，却没有听出来。她更暗暗惊异豹儿的内力，比自己深厚得不知多少倍。一个刚成年的少年，有如此深厚的内力，放眼武林，恐怕没有第二个。内力深厚，剑法超绝，怪不得他昨天轻而易举就击败了张剑。看来，他可以与黑箭一战了！那不但是点苍山之幸，也是当今武林之幸。

薛女侠听不出来，白衣仙子和苞儿就更听不出来了！薛女侠说：“豹儿！你再听听，有多少人上来？他们是谁？”

其实不用薛女侠说，豹儿已在留心倾听了。他面露喜悦，说：“是翠翠她们回来了！还有商大叔和莫长老。”

这时，薛女侠才听出远处有脚步声，但分辨不出有多少人上山，只听出有两个人以上的脚步声。

一直到青青和翠翠过了仙人桥，进入龙眼洞，白衣仙子才听出有人来了点苍山的碧玉崖。没有多久，青青和翠翠带着一股春风跑进了内院。苞儿一见青青和翠翠，高兴得跳起来：“青青，翠翠，刚才妈、薛姨和哥哥还担心你们出了事哩，你们赶回来太好了！”

青青见豹儿、苞儿衣服穿着一样，一时间分不清这高兴得跳起来的是豹儿还是苞儿，睁大眼问：“你是豹少爷还是苞少爷呀？”

“你看呢？我是谁？”

青青打量了苞儿一眼，又看看白衣仙子、薛女侠。豹儿在一旁微笑，真的没办法分出来了，转头问翠翠：“妹妹，你看他是谁？”

翠翠笑了笑：“还用问吗？他多数是苞少爷！”

苞儿笑道：“翠翠，你认错人了！”他指指豹儿，“他才是苞少爷。”

翠翠摇摇头：“苞少爷，你骗不了我的，你才是苞少爷。”

青青问：“妹妹，你怎么肯定他不是豹少爷，而是苞少爷的？”

白衣仙子也感兴趣地问：“翠翠，你是怎么分出他们两人的呢？”

翠翠说：“师父！他们是不难分辨的。”

薛女侠笑问：“丫头，你说来听听，怎么分辨？也好让我今后见了他们而不会弄错。”

翠翠说：“妈！豹哥比较腼腆，在众人面前拘谨，不会像苞少爷那么高兴得跳起来和那么活跃。”

白衣仙子点点头：“不错！”

苞儿说：“好呀！以后我也腼腆了！”

薛女侠问：“还有呢？”

“豹哥的目光神气而凝重，苞少爷的目光流动和灵活。”

“丫头！还有呢？”

“还有，豹哥不会说什么苞少爷的嘛！”

其实，还有最重要分别的一点，翠翠不好意思说出来。她与豹儿在豹迷宫相守三年，闻惯了豹儿身上所发出来的不同气味。是什么气，她也一时说不出来，是山野中的野气呢？还是豹子身上独有的那种豹子气？在这一点上，哪怕就是在黑夜，她也分得出谁是谁来，根本不须用眼睛观察。所以她能从两人之中，一下就分别出谁是豹儿、谁是苞儿。苞儿身上是没有这种气息和气味的。

白衣仙子不由得望了望薛女侠，笑道：“妹妹，这个翠丫头，真如你所说，果然机灵、心细。”

苞儿去对豹儿说：“哥！你我以后调转过来，你活跃一点，我腼腆一点，看她还分不分得我们出来！”

白衣仙子说：“苞儿，一个人的眼神，是怎么装也装不出来的，你哥哥内力深厚，眼神神韵异常，有经验的人，一下就会认出来了。”她又转向青青、翠翠问，“莫长老和你爹呢？他们没来？”

青青说：“师父，他们一同来了！在前面大厅上，万里